

廣弘明集

四

廣弘明集

卷之四

PDG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箴傳奕上廢省佛僧表

臣奕言臣聞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

箴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

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爲守書藏吏如今祕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今義農上帝與之合治

虞夏

湯姬政符周孔之教

箴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

人王不得自爲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

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

別君有公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

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

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

箴曰旣國並忠臣何得有難田

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也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

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箴曰二十九代

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實羽翊之奏本虛事太過矣乃有守道舍德

無欲無求箴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寵辱若驚職叅朝

伍箴曰潘崇羿浞未肯若驚季氏陽貨亦居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

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

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

箴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無名之日不應返遵

老教却習孔書者也而無胡佛故也箴曰汝既稱無佛亦不得有道自漢明夜

寢金人入夢傳毅對詔辨曰胡神箴曰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量已

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佛汝
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
後漢中原未之有

信箴曰虛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箴曰禮樂不冠晉朝始備汝既謫言夷虜

中夏是誰矣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

而叛君峙立西土箴曰時人嫉融謫云結聚呂光征還符主國破遂居河右霸在涼州

亦不內僧叛居西土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慈悲所熏

緣得度正在於斯出于未劫惡世有措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

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措紳遵忍辱之服儒士貴金口之談曲類蛙歌聽

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箴曰發汝蛙聲揚汝鮑肆聽之必知喪本過者

寧不失香仰面唾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箴曰造生

天之業種脫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箴曰爭運身手儀像聖尊也撞華

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偽衆箴曰鳴百練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動淳民

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箴曰感信心之耳目發貪癡之貨賄也女工羅

綺剪作淫祀之播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箴曰女工羅綺

造續命之旛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也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

蠟燭枉照胡神之堂箴曰杭梁米麩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剝

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箴曰

朝廷稽古捨俗歸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

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

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

妄說罪福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

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

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

也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

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箴曰圓丘南郊不免

殺牲咎豈如佛戒不殺為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

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

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

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

隱顯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

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

箴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

趙元叔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土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

無事為羲皇之民

箴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羲皇之民鼓腹而臥聖明在上豈信崔皓

姜斌之詞者

臣奕誠惶誠恐

箴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販誣罔國家

終須伏劒豈誠惶誠恐能了者矣

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

謹言

箴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傅奕廢佛僧事

并啓

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黷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竟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歛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

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
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
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恩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
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
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
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
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
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奕所上之事
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

惑正魔辯逼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但
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
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
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
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
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
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
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
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
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

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
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傅奕陳此惡
言躄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
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
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現夜明如日卽佛生
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
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
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
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
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

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
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
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
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
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
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
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誥
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
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讒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

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
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
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
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
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
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
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
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
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

序六條德既寡惟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
賓起修竹之園醜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
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聞
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
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
未有如奕之狂勃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
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
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
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

言妖路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捨親逐財畏壯慢老
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
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
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
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爲卿相
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
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
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
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
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

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子經書漢魏已來
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
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
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
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
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
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
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

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
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
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
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
自在其下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
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
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

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

勤行當作佛

新本竝改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又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
公禮拜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
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
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
徵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徵法開
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

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
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
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
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
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
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
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道士陶
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
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

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太傅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

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

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
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
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三年
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
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
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
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
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
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詔問於孔子曰孰爲聖
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誦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

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絙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
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
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
舍僧尼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
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
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
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
佛爲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
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卽是

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臬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案史記歷帝紀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割母曾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竝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

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

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龔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鳥羽

楚詞十日代

出流金鑠石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

豕於大澤殺九嫫於泗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
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
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
逢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
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爍石高宗伐鬼方
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
賢人之心剗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
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
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
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採薇遣戍役云
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
上來所道竝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
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興師兵戈
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
之世豈名蕩蕩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對曰史記
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第年代難
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

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
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
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
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
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
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
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
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
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
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紀赧王

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年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

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竝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陶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拜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夏皋十一年夏發十一年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食皁帳絺衣而盡力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竝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殷湯

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
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
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
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
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
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
子既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爲釁起蕭牆君臣無
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僖王五年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元王八年烈王七年靜王六年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哀王三月思王五月武王伐紂師渡
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
賴來蘇式閭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
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
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徙秦五世六君四十
九年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
王在位五年孝文王一年襄王三年
始皇三十七年胡亥三年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
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
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竝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
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

指虛爲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僞殺扶蘇
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高祖十二年惠帝
七年文帝乃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
第六子非嫡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
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
昌邑王卽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
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後漢凡十二
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
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
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

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慶垂沕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等書竝云後漢嘉祥不慙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

五月思王殺之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陽
珍史

目陶公
年紀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
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
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
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
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
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
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
小宛等八國竝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

經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
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
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
野深可痛哉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
之時佛法始來者對曰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
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象
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
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容
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

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
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竝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
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
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
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
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
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侍太
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
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
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竝有塔焉有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齋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

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

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卽其時也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卽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證矣雖遭秦世蕪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

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
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
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驂騑八駿之馬西
行求佛因以攘之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
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
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
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爲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
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
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
灰也方朔旣博識通人生知僞異無問不酬無言不

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
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
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竝題木葉致令五百
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
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爲漢正言相承
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
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竝
爲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
律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
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

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
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
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
蠶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嶽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
乃以生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并跬
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
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聃漢地聖賢
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
火燒不然砧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
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爲儔乃欲毀

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汚
點朝野實可歎矣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
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
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
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殺
慙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
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
甚篡弑由生孔子乃俯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
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

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
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
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
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奕云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
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竝
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竝無此色人出
何史藉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
前後漢書卽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羣賊竝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旣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竝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曰

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宗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中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

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
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
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
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竝爲皇甫嵩討滅
南鄭反漢而蜀亡出魏書孫思習仙而敗晉出晉書道育
醮祭因而禍宋出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吳出吳書公旗
學仙而誅家出華陽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秋魏華
叛夫出靈寶經序張陵棄婦見陵傳子登背父衛叔去兄出神

仙傳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克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彝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

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
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宜
究竟之旨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
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讚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
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
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
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
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遙
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
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謬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

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
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
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誼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
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也而無內處大則大也
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
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
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
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
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
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

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
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
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
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
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
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
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
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謨金書之字
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
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

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
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
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
名也旣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
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
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
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
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
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辭漢
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

而轉盛渭水備逍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奧
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
連衡五乘並驚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撤饗
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而難拔躬七辯以能持
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
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

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

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遂令五都豪族獸冠

遵聖業孜孜無倦各厭世榮也

寘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
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
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案三十六國春秋

高僧名僧牟子等紀傳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
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
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
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
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
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興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
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寔所賴焉邪見隱
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
毒草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嶽缺於片
石鄧林損其一枝耳復何可怪之哉

音釋

廣第十一

軒頊

頊許玉切軒頊軒姬居宜切

狗

松間切

疴

阿音

浞

浞音諸浞助角

緱

古侯切

黠

音獨黠昏

詬

疋美切

諱

音讀

岐嶷

岐渠移切嶷宜力切

閻

去月切

滑稽

滑稽音稽音雞音滑音

臯

古堯切

纂

初患切

媯

音瓜媯古

蚩

尺之切

坂

反音

繳

矢而射也

瘦

么郢

塾

音店

妲

丁達切

剗

音拈

獫狁

獫音險狁

芭

音起

渭

沂音牽

報

乃版切

玠

音尹

綈

洳

兄域切

釁

許觀切

謚

音示

獠

音齒

殤

音傷 沕汨 沕音密 汨于筆 磅 磅音 磅廣被也 拓跋

拓音託 跋元魏姓 豺 豺音柴 屬 薑 丑芥切 長 悛 改也 鷄

音晏 尺鷃 聃 聃音甘 切 砧 砧音直 追切 魑 魑音回 切 桓

透 七旬切 透貌 巡 斃 瓜瓠也 跖 音隻 盜跖 孽 魚列

孽 章音訛 愚和切 暮 與謨 筌 七全切 謀 與牒 鶩 音

馳也 撤 撤音直 列切 去也 賽 紆容切 孜 音茲 孜孜不

覃 徒南切 及也

廣弘明集卷之十二

唐釋道宣撰

決對傳奕廢佛僧事

并表

釋明槩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與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

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
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
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
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
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
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
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
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
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
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克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

周櫬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
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旣成焉
事亦畢矣加以畱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
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
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
王之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
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懍厲六時以酬聖世之
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肆狂言上聞朝
聽輕辭蔑聖利口誗賢出語醜於臬音發聲毒於鴆
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

故何也奕曾爲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
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
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
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誦或
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
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
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
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
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爲
痛抽刀斲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

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
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謫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
謹言

謹奏決破傳奕謫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槩
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
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
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
一乘豈執之以謫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于
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

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僞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

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
當僞詎識是非讎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
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
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觀縷但傳奕曾爲道士身服黃
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
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
旣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
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
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
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

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旣不然豈獨偏責
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
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
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
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
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
孝也又言衆僧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
逆天者今道士旣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
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
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

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今作
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
之教食唯米麩之素供唯芋蕒之質體瘠力羸心虛
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蛄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
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
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肫祭醮要
求酒脯臠膾醢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
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
強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
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

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
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
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
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
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
以慈忍推心卽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卽是
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卽是商之市井語其
道以自他兼濟卽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
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

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螟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栽
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勲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
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
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
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
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
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
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
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皇帝命聖
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沈

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
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
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
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
幘冠巾旣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
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
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案
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
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
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

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
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
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
承賊行不改人數旣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覲寧不備
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
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
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旣遣
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
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多寶

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
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
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
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
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
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
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
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
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割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
孫權驗試砧碓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戩

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
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
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
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
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
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
狂豕之陰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
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
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
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

崇真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絝繩天堂卽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

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
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
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
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
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
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
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
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
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
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

卽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
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卽遣迎像
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卽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
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
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
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
嚴鼓駟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
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
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
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
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
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槩聞
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
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
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公方授
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
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
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

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甃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况佛神儀疑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

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
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
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
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
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
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
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
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歛租稅米謀
爲亂階時被蛇吞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
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

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
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何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
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
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
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
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
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
袁於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
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

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閒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

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

呵之望卽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爲鑒誠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饑槩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

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
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
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
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
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
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沈痾之士體困飢
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爾
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
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繭者計僧尼一齋止餐
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

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
食殺萬億之蠶而突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
少子細編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
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
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
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
大戒乃至坐起臥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
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劄首卽言不色不欲心無放
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
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

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姪而無恥多飲醜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

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
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
覓財報德出心豈迫憎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卽
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爲斬士然佛觀善則勸聞
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
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
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
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間之殺鬼也
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
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

斷息其邪僞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賄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槩聞
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爲最故少
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
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
合禮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
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厨
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
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

半糟卽歡饗餐難滿縱恣無厭加以多料綉綾以爲
命綵廣科黍麥持作道租傷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
畚轉賸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
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
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
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
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
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
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
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

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踞貯令軍民富足者
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
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
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
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
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
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
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富王王曰非我之胤便
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
祥捐圈則猪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

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
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
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
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
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
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
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
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
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
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

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來報
感胎氈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
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
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
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
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
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
以濟餒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
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槩所見踞貯有二一
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

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
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
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
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槩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
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
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
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
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

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
據封域競尋戈劔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
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
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
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
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
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
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
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
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

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
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
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
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
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
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
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
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
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卽亡
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暮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

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
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
如仲壬之與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
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
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
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旣
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
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
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
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

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
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
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
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惑隱首露尾藏護道
法誦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
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
樹善修功慈育羣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
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
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
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

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
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
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
言之教以謙挹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
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
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
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
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

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

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

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冊記其威
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
爰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
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
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
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
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
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
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
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

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
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
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
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道士
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
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
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
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
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
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

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
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
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
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
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表云
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
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
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
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
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

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所
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
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
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
芻芥爲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
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
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
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槩聞真身
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

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
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
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
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
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
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
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
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
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
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

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
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
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鑄畫
以難真然鑄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卽聖人
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
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
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造人所以玄
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
理迷於業報弗矜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
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

武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
常應富貴今者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
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
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
積殖多納倉厨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物耕穫
弗愆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
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
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
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兇投首
倉庫克物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

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
孝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
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
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
將來之大德雖暫垂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
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
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
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厭俗
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
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

患乎此全馱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傅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臬音醜氣稍滿村閭鶴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宗朝臣頂戴寺

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馱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敕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

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
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殊
驗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爽之罪業方墜泥
黎永劫沈淪深可憐愍槩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
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
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
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 廣第十二

櫬 初覲切 櫬也 慄 呂錦切 慄也 蔑 莫結切 相 鳩 直禁切 斫

側略切 忤 犯也 覲 郎和切 委曲也 咀 莊助切 與

詛也 擲 阻瑟切 紛 紛音芬 紜 紜音紜 詈 斥曰罵 旁及曰

詈 侘 侘苦浪切 儷 儷零切 芋 芋于句切 瘠 才亦切

臠 呂轉切 愧 膾 音檜 細切 醞 醞息呂切 醞 並酒也 稼

稽 稼音嫁 種也 毳 音遂 垂 帔 彼義切 覲 音逾 覲 覲

莠 莠音酉 稂 莠也 稗 稗也 筓 所交切 斗 斧 斧音甫

切斧辰天子南鄉 緝 補耕切 以 苛 苛音呵 虐 魚

纂 子管切 以茅剪樹 斄 斄盈切 噎 於結切 闔 胡答切

惰

虛業切威力相恐也

詒

胡犬切詐誘也

踞

踞音居

貯

貯音展聚積也

鮭

音圭魚名

名

腊

音昔肉脯也

歠

昌劣切飲歠也

饕

饕音餮

餮

音叨貪食也

紬

音由直

切

綵

其卷切綵也

噓

音虛吹也

牻

音乃滿也

餒

奴罪切餒也

擊

音至

混

音清也

窘

巨隕切窮迫也

蒔

時吏切種也

銑

先典切先也

堰

於扇切堰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唐六釋道宣撰

辨正論

并序

釋法琳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聖
駭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
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爲十喻曉之九箴誠
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十喻篇上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
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內一喻曰老君

逆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開土
曰案盧景裕戴詵常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
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
莊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帝
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
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
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
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
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爲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

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
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
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竝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
示不滅不生之永滅內二喻曰李聃稟質有生有滅
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
之滅乃耀金軀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身使
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
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
死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重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
夏之神州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
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炭經曰葱
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
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邑若生地爲之傾案
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
共爭邊中法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
晷無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
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爲論中天

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巨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且本自居東迦維未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爲屬賓之教主內四喻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閻浮之教主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

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竝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內五喻曰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慙

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
開誘恒沙之衆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沒之文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
之本爲一時赧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
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時至漢安帝時
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
上所遣爲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
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
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
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卽能簫鼓雲萃雨從于寶

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
尤甚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內六喻曰
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
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
壬申之歲是爲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開士曰孔
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爲文王師則無
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
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

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
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搥胷羣胡大叫
內七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
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
之世秘在蘭臺之書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
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
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
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
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爲免縛隱形

廣弘明集卷之三
五
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內八喻曰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旣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耳大目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

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眇耳擗髮蒼黧色厚
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
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髮其髮紺青耳覆垂
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
平舌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
震八種音聲曾上萬字足輪千縈色融紫磨相好難
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禎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
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
恭肅儀容還遵外國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

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
豈同凡制開士曰昔丹陽余玠興撰明真論以駁道
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
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
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
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
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卽
以夏之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
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黃帝之遇
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

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曰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屨拜伏自奉恒儀卽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爲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爲行先內十喻曰老訓狂勃殺二親爲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爲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豬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已不傷和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
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
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十喻篇下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
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
殊其優劣之異一也右從生左右異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
所尊右命者爲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
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
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

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父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椳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旣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

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
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
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爾道之

劣一也

右從生
有勝劣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
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
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
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
二也

右教一
生滅異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

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

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
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
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虚心實腹之論審浮
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
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
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
氤氲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
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右立教
有淺深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
仁義之殊仁唯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

二氣爲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

位之殊三也

右方位東西異○箴曰乾爲陽爲父位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西南北方盛

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恒準所以木賊士故以巳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卽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卽以南

方爲上言逐陽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喻曰夫

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

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

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

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

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

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
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以
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

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邪次

歎

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

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
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
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
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

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

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

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

也

右德位
有高卑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垂勝負
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
貶之爲子豈可獯鬻之小匠疋我天王之大師此華
夷之異四也右適化
華夷異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
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
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
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
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
次歎正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
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

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
象負之文蓋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
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
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
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右化緣有

廣狹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
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

箴曰老子既云長生

今日在何郡縣乎

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

右稟生天壽異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
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
珍怪太史公以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
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
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
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
錄回子傅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
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止見碎書不出
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
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

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爲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殖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右壽夭
有延促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

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

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

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右從生前後異內喻曰釋

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

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

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

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點難磨駟不及

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歎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

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

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

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而無窮豈如蛇穴求仙
翻其天世蛻纓得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鵬翼偶高
馳駑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右化迹
有先後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
世所以西沒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
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
林燒柩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
之異七也

右遷神
返寂異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

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卽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

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

哉

前折邪
後歎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

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衆之倫

且電合而風馳旣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

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

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

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

皇覽云其
帝冢在嶠

山老子
冢扶風

爾道之劣七也

右遷謝
有顯晦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河目海

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

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疋我聖人用爲奇相若

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

也

右賢聖相好異

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

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

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

玉

前釋疑後歎正

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

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

目之麗卍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

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

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
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
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

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
頂相復加百倍始成蠶髻功德
仙人覩而自悲嗟衰

葉之且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

把十以標奇蒙俱斷榴以顯異
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

也榴也豈陽文與酸蔑比麗孟姬與龐廉競妍爾道之劣

八也
右相好
有多少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

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
箴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

始有橫帔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釋訓袈裟左衽偏

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

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疋我

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右中表威儀異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

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
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
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
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
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
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
污榮位不能動何必鷖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
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劒何其鄙夫

爾道之劣九也

右威儀
有同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

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

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殺

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

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右設規
逆順異

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疋婦

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笑垂中夏之容臨喪扣盆

非華俗之訓

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
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

扣盆
而歌

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

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
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
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
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
卽道等含氣於已親行普正之心
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虛爾重
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
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
之劣十也右法門
有漸頓

九箴篇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

箴曰汝無見佛業有誦聖愆何得怨

神唯須自咎也

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妄皎然足稱虛僞凡

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眊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

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踞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

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舛也

莊子云孔子見盜踞盜踞

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

乃遣馬圍者辭焉野人乃悅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

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廣塵勞將

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

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

老云人法

地地法天

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

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

須彌四域經云應聲

菩薩為伏犧吉祥菩薩為女媧

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

子儒童爲孔子
光淨爲顏回

興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旨黃老盛

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

之階梯三畏五常爲人天之中漸蓋冥符於佛理非

正辨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邇問津

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

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

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

誕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亡聖

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

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江
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

豈能

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

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

爾所知其盲一也

右周世無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恪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劂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卽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卽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

迷二也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
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劖劖以代親顏在資仁彩
璧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
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玆鏤木堅林晦影阿輪
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釜或覩真避
坐寫貌迴軀感應傳云楊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
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
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
閉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
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

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谿

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

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燄出相州昭潭並放光
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谿光映水之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于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輝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爲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

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
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子終
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卽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
覺之境未聞大覺卽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
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
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
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
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
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
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

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翦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旌羅漢之德

正法念經四種人得樹儉

婆漢言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

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

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

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
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
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
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鷗跂鳳遠接靈方盡壯麗
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
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甃之辯譏滄海之廣陬
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造像
塔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
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

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
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
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

家無禮無恭復形于國

箴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
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

無孝也

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

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
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
仁惠豈可俟髡頭守真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
迷三也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
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旣

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
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
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
爲衆彩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
有執勞禮云執者祖也缺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藜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聖
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棄聲
色遵梵行也剝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
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
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
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

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鑿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昱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

右威儀器服○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

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

課調則謂出家亦

猶蝙蝠之出入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緝之婦是知持孟震錫糊口誰憑左袵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

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殫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紉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負處竊見

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
既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
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
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
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
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
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
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
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
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

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
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獍之兒明矣夫辯
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
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
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
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
成五利紹僞於漢國敘控鶴弗目陵雲之實言餐霞
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援蜃蛤之論

曹植辨道論云
仙人者黨猱援

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雉入海化爲蛤燕入
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

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鱉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
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
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

田者以難藝也賤尤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積其
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
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

盲四也

右棄耕
分衛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
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
毀躬不令絕嗣故得國家富彊天下昌盛未聞人民
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卽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

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禪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

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

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

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

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

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

病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

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

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稔豐登人民安樂兵戎

戢息疾疫不行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餒息煨績微而

易顯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之奧
旨今反謂姪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
數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

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釁深
於梟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
運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
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
嬴政刑淫而祚短

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

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暮誥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長足歎矣昏若夜遊爾盲五也

右教爲治本

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

昊天之神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

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指茲草野多出財賄營

我塔廟還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

樹之心箴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

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

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

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選

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欒言俯同末世行於葬

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雕莊之妙且神不享非其

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
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
用為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

六也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

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爲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

有在者釋提恒因

天上造三千偷婆

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

勞力也總羣生爲已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

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

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

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卽世執寶牀

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之脚至

敬表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

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

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旣以身

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
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
嶽披蘿緝蕙鳥曳熊經金竈窄成玉華難覲凝髓化
骨空致斯談載蜺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腓喪骨
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例心危於庶物
邪網挂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爾盲六也

右忠孝

無違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
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胡

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
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
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
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厭
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
鄲有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
也內箴曰夫名無得一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談
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

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
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遍能
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
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又言道家舊
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
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清通正實
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猶混雜不
可謂真

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輝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

殺鬼又造赤章法亦殺人

守雌羨下非名爲上

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

口膠目安得稱道

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

猶春鳥囀哢或

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
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
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螟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
如來最尊然覬螯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
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敦
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
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識陽父陰母之謠

黃書云
開命門

抱真人嬰迴龍虎戴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
門進玉柱陽思陰母曰如玉陰思陽父手摩足

屎爲靈薪呼口唾爲玉液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

泉

馬屎爲靈薪老鼠爲玉璞出上清經也

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

靈鳳以容德希覩鼯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媿

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

右三寶無翻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卑服披緇棄我華風遠同梵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梵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瘡賤
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八也內箴曰夫至道應
連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
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焚服雖
復筌蹄異用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
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有致
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
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爲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文心云楚人以山雞爲鳳

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滄

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

涅槃云衛

世師論也

吉頭夷羅之仙

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

末伽闍夜

之道

若提于斷見外道也

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毀神執

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
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虛
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
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
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
並皆邪網覆心倒鍼刺眼深持惑壑高築疑城各抱
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晦於九流識體輪迴
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

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
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禪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
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
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纒集須
彌而共色冲和子曰璇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
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
以此爲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
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
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
鑿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

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耶學又不

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

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

則約數論而後通

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

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

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

言改坐禪之名爲思

神之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

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

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

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

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璇璣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
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
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
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
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
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
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
不能悟其盲八也

右異方
同制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
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

讓于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

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竝曰桑門

浮圖經老子所作箴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

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

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猗王久無太子其

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

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

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二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

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

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
身作佛方有佛典蓋誣罔之極也但屬賓去此萬里
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
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
始是報恩供養舍利
方顯聖德何名誕哉
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
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
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
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

多豈可塞耳偷鈴指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
鹿爲馬何愚之甚也

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

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

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

形貌示爲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箴曰汝以

禁約妻房而爲罪者玄都會聖仍爲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女恒對婦親慕李

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

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園內養兒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姪欲猥濁出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

濁世可恥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剝腹洗腸深

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

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
不許人聞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
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
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
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
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
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
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爲此形

無勞禿頂本遵

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柁械家無喪
禍而念居縗經昏慙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
法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土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
依舊貫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
避役之流競爲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內箴曰大
厦爲衆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

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
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
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
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
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卽是餘人無踐聖
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讚一同首軸
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
斯諺夫真僞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
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僞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至
如漢帝降禮於摩騰

如法本傳

吳王屈節於康會

吳錄云吳主問

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

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曇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跋燾用崔浩之說遂

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不傷刑者白

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斫乃內如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筮燾乃知佛化清

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之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共

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游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澄爲

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殿救王公等扶輦之

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掬勝殞躬崔浩

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跋燾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

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

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
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
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僞也且賢佞相濫佞
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虺牪與麋蕪類
質達方者辯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
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
明掬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
道呂焦棄僞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
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
非道非俗諺號門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

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

出道士孫氏法義責

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

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
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
及故著歸心篇以誠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

右老
身非

佛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
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僞
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
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
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

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
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
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
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
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
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大
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
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
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
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

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道君
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
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
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
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僞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
爲日已久衆邪競敘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
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
舜巡五嶽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
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
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

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卽有官民
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
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人間置立州縣
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
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
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
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
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有無相生也
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
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

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
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
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
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
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
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
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
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
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

其幽幽冥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
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
一生二二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
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
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
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
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旣爲色心
所成未免生歿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
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
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

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
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歛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
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
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
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
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
然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
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

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
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
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
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
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
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
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
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逮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
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

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之十三

音釋 廣第十三

燭 音雀炬 火也 洗 所巾切 鋌 亭頂切 睽 郎代切 目 摘 音角 必

切 魯 苦篤切 蘭 良刃切 渦 烏和切 縱 七容切 培 培步切

樓 刃侯切 小阜也 獺 獺兄云切 鬻 余六切 儋 丁甘切 植 渠龜切

名 植 菌 蜉 蜉音浮 蜉 音由 蜉 音由 蜉 音由 蜉 音由 蜉 音由 蜉 音由

切 酸 蔑 鄭 賢 人 貌 惡 陬 子侯切 舛 昌充切 詭 過委切 矇 矇音

音 叟 矇 矇 音 語 養 圍 馬人也 剗 剗居倚切 剗 剗居月切 銑 銑音

銑 銑蘇典切 銑 銑蘇典切 銑 銑蘇典切 銑 銑蘇典切 銑 銑蘇典切 銑 銑蘇典切

木 閼 音浪 閼 風 梟 梟音鏡 梟 梟音鏡 梟 梟音鏡 梟 梟音鏡 梟 梟音鏡

蝙蝠 飛 鼠也 猯 猯奴刀切 猯 猯奴刀切 猯 猯奴刀切 猯 猯奴刀切 猯 猯奴刀切

藝

魚祭切

種也

斆

與學同

聖

音

窀

窀音屯

窀音夕

窀

窀音夕

檟

檟音衛

檟音讀

擣

許為切

指麾也

筮

音登

有也

覲

見也

螭

丑知切

無角龍

拂

芳吠切

薰

薰兄云

切香草也

赧

寫朗

切

也

屏

正作屏

仕

月

氏

氏音枝

月

赭

音者

赤

京切

刺面也

鬪

音清

園

音清

縗

徒結切

喪服

麻在首

經

魚至切

腰皆

曰經

戇

竹降切

拓

拓音托

跋

蒲末切

拓跋

元

魏姓也

燾大到切

也

捅

音角

校也